

邢占平
文/摄

森林公园层林尽染，遍布在各个角落的红叶、黄叶，肆意炫耀着自己的面容，那一潭人工湖水湛蓝如洗，似一位蒙着面纱的少女羞涩而寂静，但风却像一个调皮的孩子，不管不顾地搅乱了那一潭清水，阵阵涟漪不断地向湖边扩散。大自然描绘的景色，就是最天才的书画家们彩墨泼尽也难画出。

走进林中深处，金黄的树叶连片成荫，几丛芦苇在风中摇曳，游人漫步在湖边小道上，一种惬意让人留恋于此，枫树上，一片片五角星形的红叶像在染缸里浸泡过，红得像那燃烧的

火。椭圆形的黄栎树叶呈浅红色，叶子宽宽的、厚厚的，风中舞出最美的姿态。一条小路牵动着相思，小路并不宽，就在你我之间。一棵挂满红果的小树呈现着自己的喜悦，林中几棵傲视群雄的白杨树，树干上斑斑驳驳，如长满了眼睛，巡视着它的领地。

时值正午，一群舞者置身于黄叶林中，沐浴着暖暖的阳光，载歌载舞。一位小姑娘静静地靠在一棵枫树旁，观赏着挂满树梢的红叶。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在公园里或休憩或嬉戏，尽情地享受着多彩的时光。在这个斑斓

的世界里，金黄、火红、深褐逐渐代替翠绿，片片叶儿随风摇曳，像一只只蝴蝶在空中飞舞，温柔轻盈，千姿百态，浸染着浓郁的韵味。而我只想听它“哗哗”作响的乐声，听它诉说季节的灵动。

落日照在公园的湖面，远远望去，桥洞像被一盏盏灯点亮，原来在太原也能看到“金光穿洞”的景象。

此时，我坐在落满黄金叶的地上浮想联翩……

夕阳西下，森林公园宛如一幅立体画卷，美不胜收，叫人流连忘返。

喜阅人间春色

王运廷

快地度过终生，可这又是何其乐哉。

人这一生，无非四个字——物质、精神。种田做工、盖房修路是创造物质财富，诗文书画、歌舞戏曲则是精神食粮。吃喝穿戴属物质，亲情爱情属精神；酸甜苦辣为物质方面的感受，喜怒哀乐为精神层面的感受。然而什么才算幸福快乐呢？不同的人就会有不同的回答。爱酒的说喝酒最快活，喜欢唱歌认为唱首歌真高兴，热爱写作感到写篇文章很惬意……不一而足，这就叫百人百性百脾气。总之，就是自己觉得啥好啥就好，当然所做的事都一定要遵纪守法，凡是超越法律的事切莫为之。每个人来到世间，都应活得有意义、有价值。

因为有了生命，才见到了天地间的红日明月、高山流水，也看到了大自然的草长莺飞，听闻了鸟语花香，更见识了人间充满暖意的多彩世界。人难免遇到困难挫折，甚或天灾人祸，然而



笑脸 张广闻 摄

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得失成败，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首首抑扬顿挫、起伏跌宕的生命之歌。我们要感谢父母亲把自己带到人间走一趟，要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创造人生，享受生活，要活出生命的精彩绚烂，活出个无愧于自己、有利于家庭、有益于社会的大写人生。

然而，曾对汉唐文化顶礼膜拜的东瀛，以有明一代始，倭患愈演愈烈，直至近代东北沦陷，日本积虑百年而大举侵华。国耻不堪回首，于今耿耿于怀。

广武汉墓群，老百姓叫“乱冢”。方圆20多里，封土堆两百余座，大的壮观如蒙古大汗王帐，小的更似数不清的军帐星罗棋布，在这金戈铁马、马革裹尸、铁马冰河啸西风的古战场，仿佛一座座嘶马喊的军营。蒿草衰败，战云依稀，令人不敢发怀古之幽思，只恐被杀气夺去魂魄。雁门一带墓群如天上星斗般不可胜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令人遐想，令人激荡，无数战死沙场的将士忠骨无法还乡，是否就埋在这座座封土堆之下呢？然而，自汉以始，家天下的墓葬制度几近苛刻，这些动辄10米上下的封土堆，岂是一般将士能享有的

规制？有意思的是，这一片乱象历经千年，任人猜测，却在1937年也是这样的一个九月里，被侵华日军的随军学者盗掘考证为汉墓。在那风光不再、积贫积弱的年代，我们连老祖宗的历史都要靠人家认定，至今取法于汉唐文化的日本文明，依然傲视着曾经数典忘祖、弃传统如敝屣的我们。当礼崩乐坏、传统道德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时，面对历史，我们应该深思深省。

关于广武汉墓群还有一种说法，当年六郎杨延昭为震慑契丹人，用席子围成简装填沙土，伪装成绵延不绝的粮囤，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又称“谎言堆”。现在看来，这只是人们对忠烈的美好构想。众说纷纭，只会增加神秘的美感，纵然我们有着强烈的求知欲望，也要预先想到，谜底揭开的同时也即宣告了美



23

李骏虎 著

■ 山西人民出版社

《文明叶脉——中华文化版图中的山西》节选

的毁灭。有时候，我们更需要体验神秘的伟大存在，如同宇宙的深远莫测，永远震慑着我们感知美的心魄。

明洪武七年(1374)，将旧广武城的土城墙重新修葺包砖，六百多年之后，城砖多被扒下来建了民居，不仅这小小

的城池，就连蜿蜒山脊的内长城，也早被扒得肌肤裸露。今天毁灭神奇的力量，印证了当年创造神奇的力量。踩着残砖碎石走在内长城残垣上的荒草间，目极处山外有山，令人敬畏，脚下是深谷沟壑，步步惊心。我感知了一下自己的内心，已不像以往那般耿耿于怀，患得患失，总是意难平，如这曾经雄伟而残酷的长城，而是在历经岁月风霜之后，变得平和而苍凉了。年轻时，人都是诗人，“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做着书生报国的英雄梦，如今尽收这满目青山，却不由设身去体会千年以来那无以数计的戍边将士抛家舍业一命至此。何以排解思念，以何信仰支撑精神？“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那些如恒河沙数般的微末生命，那些千古绝唱的表现对象们，才是真正伟大的诗人！

他们如同这亘古不变的夜空中的繁星，不能一一指名，但正是这满天繁星的排列方式，向我们昭示了历史的本来面目。那些逝去的灵魂流萤般飞升，不起眼的毫光汇集成星空的壮丽，向我们传达着宇宙神秘的力量。历史就是在这种力量的驱动下，浩荡向前。

**第三部分 表里山河
汉的长安
捻土成城**

微末之物曾经是世界奇观，耀眼的光芒总会造成盲点。当我站在汉未央宫荒草萋萋的遗址之上，忽然对脚下的黄土和头顶历史的长河生发无限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当年元代散曲家张养浩从这里经过，作此浩叹，七百年来被传颂吟哦无数，却没有人问过：何以万间宫阙都做了土？

随笔